

## 奋战在「百里防线」间



1947年9月7日,《晋绥日报》第二版刊载《战斗在“百里防线”间》一文。文中写道:“太原市西面八十里,由石千峰到庙尖山两个高岭据点三十里的第一条沿线间,紧靠着一道小峪道川,这地带便是阎锡山‘太原百里防线’之领域了。”

1946年9月,阎锡山在太原召开军事会议,确定建立以太原为中心的“百里防线”。“百里防线”北起黄寨、周家山,南抵武宿、小店镇,西起石千峰,东至罕山的广大纵深防区内,仅碉堡就建有5600多个。

阎锡山继军事上“水漫”晋中后,又加强了政治上的统治,推行“兵农合一”暴政,建立起“满天星”式的特务组织,给人民解放军烈属、干属和革命积极分子都加上了“通匪”的罪名,并推行“三自传训”“自白转生”等暴政,企图彻底摧毁党的地下组织和革命群众基础。

1947年2月17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在总结内战爆发以来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向全区发出《加强对敌斗争,坚持边沿区及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要求各军区、军分区、地方兵团、游击队、武工队和广大民兵,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歼灭战,为反攻收复失地创造条件。

在对敌斗争中,政治攻势工作是敌后的经常性工作之一。通过关系搞清情况,深入据点;通过政治瓦解与武装压力逼敌人缴枪;通过发动群众瓦解敌人等一系列政治攻势,削弱了敌人斗志,仅两个半月就瓦解敌军1140余名。

1947年2月11日,八分区部队迅速深入阎军敌后,首战尧城,逼退孟封、杨房营、鹅池等地敌人。16日,乘胜向北追击至北格、小店一带,使阎军后方空虚,兵无斗志。

17日早5时起,14个小时内,八分区部队连续攻克代家堡、刘家堡、东西里解、东西柳林庄、东西草寨、将军庄9个阎军据点,并击退太原敌军的两次增援,守敌大部被歼。战斗中共毙、伤敌50余人,俘敌150余人,八分区部队仅轻伤4名。

截至1947年10月,奋战在“百里防线”清(源)大(原)徐(沟)地区的人民武装队,进行大小战斗41次,袭击、攻克据点17处,歼敌515名,俘敌415名,夺回被抢粮食8.7万余斤、牲畜37头,解救被抓青年等150人,从坚持小块阵地发展为收复大块解放区,恢复了42个民主村政权,牵制阎军第69师、工兵师和4个保安大队。

1947年6月,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人民解放军在山西境内自南向北长驱直进,先后发起运城战役、临汾战役。1948年6月,华北第一兵团组织晋中战役,八分区部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参加战斗,广大人民群众自发支援前线,晋中战役取得胜利,太原周边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

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 太原王忱与“后起之秀”

孙琨

“后起之秀”这个成语,用来形容后出现或新成长起来的优秀人物。这个成语来源于《晋书·王忱传》,这位王忱是地地道道的太原人。

《晋书·卷七十五·列传第四十五》记载:“忱,字元达。弱冠知名,与王恭、王珣俱流誉一时,历位骠骑长史。”王恭是东晋的大臣,深得孝武帝的信任。王珣是东晋时期的大臣和书法家,其代表作《伯远帖》是晋代流传至今极珍贵的少数真迹之一。王忱与王恭、王珣这样声名显赫的大臣并列,足见其学识与声名在当时的水平。

东晋武帝时期著名儒家、经学家范宁,是王忱的舅舅,因为名声在外,家里经常高朋满座。王忱拜访舅舅范宁时,遇到了张玄。张玄当时以才学与谢玄被称为“南北二玄”,范宁就叫王忱先和张玄交谈。张玄听说过王忱的学识与志向,对王忱也非常感兴趣。于是整理好衣襟端正地坐着,等着王忱上来和他打招呼。《晋书》中这样记载二人的会面,“忱竟不与言”。王忱竟然一直没有和张玄说话,张玄感到失望便离开了。

范宁看到张玄怏怏而去。责备王忱说:“张玄是吴中的优秀人才,你为什么不和他说话呢?”

王忱笑着说:“张玄如果想认识我,他自己可以来找我。”王忱的这种性格很对舅舅范宁的脾气。范宁对他说:“你风度翩翩,才华横溢,真是后起之秀啊。”

王忱回答说:“如果不是有这样一位舅舅,哪里会有这样的外甥呢!”

之后,范宁派人把王忱的话去告诉张玄。张玄觉得王忱确实与众不同。便整好衣带前来拜访王忱,两人这才开始以宾客主人的礼节相见。

这个故事也被记录在了《世说新语·赏誉》中。《晋书》载王忱“自恃才气,放洒诞节”“性任达不拘”,这种个性也成为魏晋风度的缩影。

## 裴度在太原的宦迹文痕

马绍民

太原作为大唐北都,安史之乱后,防御北方侵扰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因此那时能来太原担任军政主官的,大都是政坛上的重量级人物。其中,三晋名人裴度,曾两赴太原,二番担任府尹、北都留守和河东节度使。

裴度是中唐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曾在朝廷和地方任职,凭借个人影响力维系江山安危,掌控时局20年,威望、德行、功业堪与郭子仪比肩。

裴度第一次出镇太原前,是中书省的实际掌门人。唐代设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将原宰相权力一分为三,形成相互制约,以确保皇权的高度集中,因此“三省”掌门人,都可称为“相”,官职显赫。担任过宰相却来太原任职,属于降格使用,而裴度遭遇两番外放的原因,一是朝廷事起就用他、事平就贬他的用人手腕,二是他为人行事耿直、在朝“知无不言”,常被一些同僚嫉恨和惹得皇帝不悦。

比如唐元和十四年(819),裴度首次下派太原,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他极力反对唐宪宗纵容宦官势力横征暴敛;唐开成二年(837),他二度来太原,是因为北方局势复杂,唐文宗只得把72岁的裴度再次派往太原坐镇。这一次,可能是因为很多人从长安跑到洛阳看望裴度,引起唐文宗警觉,因此皇上遇到从洛阳回到长安的人就问:你去东都见到裴度没?

裴度在太原身兼三职,既是知府,又是皇帝陪都的大管家,还是指挥五万五千精锐之师的河东节度使。但遗憾的是,《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在记述裴度生平时,落笔都集中在他削藩平乱、为国举贤的重大事变,以及归居洛阳、以求避祸的生存策略上,而对他在太原的活动着墨极少。幸好,裴度与一直关注故土太原的白居易交往很深,这使得后人可以从二人诗文往来中,窥看到一些他在太原的宦迹文痕。

比如白居易《又和令公新开龙泉晋水二池》这首五言律

诗写道:

旧有潢污泊,今为白水塘。  
笙歌闻四面,楼阁在中央。  
春变烟波色,晴添树木光。  
龙泉信为美,莫忘午桥庄。

这首诗称赞裴度任职太原期间兴修水利,将昔日死水潭疏浚改造为清水塘的政绩。根据明万历版《太原府志》的记载,太原辖内有四处“龙泉”,而裴度疏浚的,应是处于“开化山”也即蒙山之麓的那一处;诗题中所提“晋水”,指处于晋祠之内的难老泉无疑。从诗中水中有楼、时闻笙歌四面,春漾烟波、林木添光这样的描述看,裴度当年为太原增添了两湾景色宜人的大湖,而且,裴度在诗中一定流露出对太原的眷恋和掩饰不住的喜爱,这才导致白居易提醒他:太原的龙泉虽然美,但请别忘记你在洛阳的“午桥庄”庄园啊!

可惜,裴度写给太原的诗,流传下来的只有一首《太原题厅壁》五绝:

危事经非一,浮荣得是空。  
白头官舍里,今日又春风。

这首诗,深沉地表达了裴度对自己宦海浮沉的感慨,同时流露出一种历尽坎坷的淡然和笃定。这让我们可以凭此看到,那个伫立在历史深处,无论岁月如何颠沛,我自从超然的三晋先贤轮廓。

而白居易《酬裴令公赠马相戏》这首七绝,则讲述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故事:

安石风流无奈何,欲将赤骥换青娥。

不辞便送东山去,临老何人与唱歌?

太原自古盛产好马,裴度出镇太原后,白居易就托书索骥。裴度着人把一匹名贵的“赤骥”送到洛阳白居易家中后,还附带一页诗笺,写有“君若有心求逸足,我还留意在名



姝”的句子。“逸足”指马匹,“名姝”状美女,裴度传递给白居易的信息是,你惦记我这里的骏马,我还有意你宅邸中的美女呢。

白居易在这首诗里,调侃裴度白头却欲效仿风流名士谢安携妓游历,并以他要与“青娥”相伴到老为由,婉拒了裴度,最后打发一名僮仆跟随送马人返回太原向裴度交账。

这个事,很快就被裴度和白居易共同的好友刘禹锡知道了,于是刘禹锡也写了一首题为《裴令公见示消乐天寄奴买马绝句因仰慕之并戏乐天》的七绝诗:

常奴安得似回,争望追风绝足来。

若把翠娥酬騃耳,始知天下有奇才。

这首诗调侃白居易作为一介俗人,却渴望像仙人“方回”那样拥有追风快马。三位唐代顶流名人,因为太原的骏马酬诗唱和,算是为“自古并州有好马”烙上一个诗意沛然的历史印记。

## 方言bu字歌

刘志杰

“bu”的发音很普遍,山西口语里经常见。葡萄土话叫葡萄,随手扔掉叫卜咧。蒲公英吆喝蒲藤果,肚脐眼就叫肚脐窝。蒸的饼垒叫披烂子,喂猪的盆叫盆益子。过去条件不财富,熬上一锅稀酸糊。脚上穿的是被鞋,胳膊腿儿乱动叫擦痒。圆摊还能当量词看,一圆摊就是一大片。用手抚养叫探拉,刮别人叫拔踏。道歉又叫赔不是,鸡内金吆喝鸡肫腔。感冒了哧呼哧呼不停地,鼻涕土话叫鼻涕。针线盒儿,叫筐箩儿,转不溜指的是陀螺儿。衣服口袋叫布袋儿,兜兜毛袜也叫布袋儿。有的人大长得很奇葩,额头前突叫奔不顺耙。打个结儿叫打不结儿,一串子又叫一不溜儿。两手着地捺住喽,侧手翻叫打车不溜。

圆圆的形状叫圆不溜,匀实的东西叫匀不溜。不长不短的叫中不溜,不高不低的叫二不棱。白不老豆角就能吃,碗桶板要贴朴棱纸。绳上搭个裁长布条,风一吹就嘒了了。慢吞吞走路嘒撒撒,刮风着篷布嘒沓沓。水烧开了嘒啦啦,喂娃吃饭叫嘒下他。“不”字并不表示否定,举几个例子来印证。比如说——自然而然叫自不然,又小又瘦叫小不点。浪费感情浪费鞋,白搭又叫白不白。平塌塌又叫平不塌,骂人杂种说杂不拉。蔫不子拉唧的老茄子,轻不子了了的纸匣子。软不子拉塌的白菜叶,酸不子拉唧的是青杏。歪不拉唧把帽子戴,松不子拉塌地系皮带。滑不子拉唧地抹黄油,红不子拉唧的花花儿绸。山不子拉唧的红包袱,淡不拉唧的白开水。黑不溜秋的不好看,憋不子愣登地受了骗。

方言

秋日并州路,  
黄榆落故关。  
孤城吹角罢,  
数骑射雕还。  
帐幕逼临水,  
牛羊自下山。  
征人正垂泪,  
烽火起云间。

——唐·李宣远  
《并州路》

路为古代行政区划名称,并州路大约为今天的太原及周边地区。诗人细腻的笔触、深远的意境,使之成为边塞诗中的佳作,让人在品读之间,仿佛穿越千年,置身于那烽火连天、黄沙漫天的边塞之地。

“秋日并州路,黄榆落故关。”开篇两句,诗人便以简洁而富有画面感的语言,勾勒出一幅秋日黄昏下的边关景象。秋日的并州,天空高远而深邃,夕阳的余晖洒在金黄的榆树叶上,它们随风飘扬,铺满了被敌人占领的城关。这“黄榆落故关”一句,不仅点明了时间、地点,更是通过“黄榆”与“故关”的对比,营造出一种萧瑟、凄凉的氛围,为全诗奠定了情感基调。

“孤城吹角罢,数骑射雕还。”这两句诗从听觉和视觉两个角度,生动描绘了边塞傍晚时分的景象。孤城之上,号角声刚刚停歇,余音袅袅,似乎在述说着无尽的孤独与寂寞。而远处,几位骑士骑着马射雕归来,英姿勃发,为这荒凉之地增添了几分生气。然而,这生气转眼即逝,留下的依然是无尽的空旷与荒凉。诗人通过“吹角”与“射雕还”的对比,既展现了边塞生活的艰辛与残酷,又隐含了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与渴望。

“帐幕逼临水,牛羊自下山。”这两句诗,则将镜头拉远,展现了一幅边塞的宁静画面。驻扎在水边的大军军帐,与远处的山水相映成趣,形成了一幅和谐的画面。而牛羊悠闲地下山,更是为这荒凉之地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然而,这宁静与和谐只是短暂的,它们无法掩盖边塞生活的艰辛与残酷。诗人以“牛羊自下山”的悠闲,反衬出征人内心的焦虑与不安,表达了他们对家乡的深深思念。

“征人正垂泪,烽火起云间。”这是全诗的高潮部分,也是情感最为浓烈之处。在外征战的将士们,面对萧瑟的秋景、凄凉的边塞生活,以及无尽的思乡之情,不禁潸然泪下。而就在这时,烽火骤起,云间腾起滚滚浓烟,预示着新的战事即将来临。这突如其来来的烽火,不仅打破了边塞的宁静与和谐,更让征人们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和绝望。诗人以“烽火起云烟”这一景象,形象地写出了边塞战事的残酷无情,同时也表达了对征人深深的同情和关怀。

《并州路》一诗以景结情,含蓄蕴藉,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全诗通过对秋日并州路的描绘,展现了边塞生活的艰辛与残酷,同时表达了对征人的深切同情和关怀。诗人以细腻的笔触、深远的意境,将边塞的荒凉、征人的思乡之情,以及战事的残酷融为一体,形成了一幅生动而感人的画面。读罢此诗,我们不禁为那些远离家乡、为国捐躯的将士们感到由衷的敬佩。

扫码看视频



## 张拨村的晋商遗韵

庞玉生



张拨村,位于阳曲县城南7公里,距省城太原15公里。据传在明朝时,因张姓人家筑堡建村,故名张堡村。后因村中他姓高已一筹,张姓族人就把村名更名为张拨,意为“出类拔萃”。

张拨村村民经济收入以种植白桃及杂粮为主。

这里的白桃,早在明朝时期,就已享誉四方,不但肉质细白,皮薄汁多,而且香气浓郁,外形美观,因此广受欢迎。

张拨村也是晋商发迹地之一。村中遗留有晋商乔氏的大片古民居,古院落和房屋基本完好,极具文物价值,也从侧面证实了张拨古村曾经的商业辉煌。

张拨古村落依“寺沟”而建。“寺沟”形似龙口,由东向

西而成,沟口则与南河相接,开成巨龙张嘴之势。在村南、村北的山崖上,各建有玉泉寺、观音庙,南北相望,构成了风水对峙的局面。玉泉寺内留存有泥塑木雕,人物逼真,色彩斑斓,是太原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村中有一堡门,二层建筑,上有阁楼,下有洞门,历经700多年,依旧坚固威武。进入村堡,就是一截200多米的古街道。两边砖墙高耸对峙,沿街的古建筑有300多间,向人讲述着张拨村曾经的商业辉煌。

过去,张拨村有乔、路、白、王等姓,其中以乔氏最为显赫。据乔氏后人保存的家谱记载,村中乔氏家族约起源于明代成化年间,至今已延续至21代,乔氏子孙乔映奎还出任过兵部侍郎。

据说在明朝和清朝,仅乔姓一家就有300多名商人在外从事茶叶、皮货等旅蒙贸易。和当时大多数的晋商一样,他们承受着思乡之苦,也体验着创业带来的人生喜悦。

经营有道的晋商,赚钱后一般都要在家乡修建一座像样的居所,这些见过世面的晋商,会把在外地的建筑元素渗入自己的建筑当中。张拨的古建筑,明显体现了晋商的这一特点。在张拨古民居中,有一处建筑,十分阔大精美,显得独特凝重。尤其是精巧别致的门楼,让人过目难忘。门楣是厚重大气的“履信思顺”四个字,是清代著名书法家杨酉酉先生亲笔题写的。这也充分说明了,晋商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多的商业资本,创造了中国商业史上的奇迹,就在于他们能够传承“诚信信义”这一做人底线,一步步取得人生辉煌。

玉泉寺在张拨村的南面。因其三面环崖,只有一条路通往村中。从玉泉寺看张拨村,好像一个大葫芦上吊着一根线。玉泉寺始建于明朝中期,是座道教佛教合二为一的寺庙。寺院坐北朝南,有前后殿,偏院禅堂,现存山门、戏台、前殿、正殿以及配殿。西配殿为地藏殿,里面塑像基本完好。正殿悬山顶前出廊,五檀梁架,廊墙有力士壁画,东耳房关公殿内有三尊泥塑,形象逼真,色彩如新。最让人称奇的是,龙王殿墙壁上,留有清乾隆、道光、光绪年间,以及20世纪初村里求雨祭雨和落雨的记述,叙事清晰,很有条理,是难得的气象资料,对研究当地早期的气象和物候变化,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